



故宮珍本纂刊

欽定安南紀略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057 冊清代征戰方略

故宮博物院編

欽定安南紀略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清)溫達等纂.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6
(故宮珍本叢刊)

本書與“御製親征朔漠紀略/(清)聖祖撰”等13種書合訂

ISBN 7-80645-665-1

I. 親… II. 溫… III. 戰爭史—史料—中國—清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68753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57 冊

清代征戰方略

欽定安南紀略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7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665-1/Z·14

定價:2650 元(清代征戰方略 14 種共 15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欽定安南紀畧卷首

天章二

御製詩

重華宮茶宴用戡定安南封黎維祁為國王功成

聯句是日復得二律一韻

東廟茶宴首春開翰墨因緣至理該竹品絲彈答韶

令甌香研淨引清陪賢臣畫策憶勞耳

初聞安南阮岳阮忠怡據

擊城之信即命孫士毅察看情形妥為經理即據陳奏從諭該國未經就擾地方共圖恢復及該督親統大兵長驅策入一切籌畫俱合機宜兩旬之內果即克復擊城復封嗣孫黎維祁為國王膺功迅奏大義炳昭聲威聯吟宣揚盛事實功績賡歌荷幸哉仍六亦敬誌天庥用深感幸

度斯合歸政祈

天眷佑待栽培

開闢何似此闢開除逆扶危道所該

光武開闢不納祇知自守而不

計小國之仰大國何以昭字小之道安南臣服本朝已歷數世偶有禍變理應覆祀而誅叛討逆伐罪除

殘王法所不容且其母妻前旬叩關請命不吝不殺蓋大義攸關事非得已也典數南交叶

平秩事徵明史入吟陪命朝玉闕竟未至

安南之不肯入朝自

元時已然及明宣德年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嘉靖年莫登庸黎維禪二人雖受朝命封爵竟不親赴闕廷遂有代身

金人之事代以金人更小哉

明自黎利貢代身金人莫登庸嗣亦貢代

身金人作囚首面縛俯伏於地之形黎維禪自以國王世孫貢代身金人作肅容拱立形其不恭朝命情

狀已覺可笑而明且委靡調停兼貪其利宜遠人輕視朝廷無復畏忌若茲安南嗣孫黎維祁感恩懷德

自請於八旬萬壽入覲申諭嗣王強自立

黎維祁被通出奔展

二

轉逃避毋妻不能自託侍從不過數人其平昔毫無振作已可概見迨大兵入境黎維祁又不能整頓師旅自圖恢復至孫士毅克復擊城後黎維祁於夜間方敢回國似此柔懦無能何以自立而內地大臣豈有久駐其地代為鎮守之理因命孫士毅申諭該嗣王當須自強政治以無負興繼之德矧兵戈之後尤當撫綏其民以亂餘元氣要深培自培元氣耳

降旨命孫士毅班師凱旋詩以誌事

收復黎城寇竄邊嗣孫封受告功全

孫士毅會同許世亨等帶兵出

關致討阮惠飛渡三江所嚮克捷痛加殲戮阮眾窮迫潛逃黎城不攻自破先已降旨靖叩撰敘頒發軍

營是日黎維祁來歸即欲擒阮惠待增旅熟計廣南

遙二千孫士毅克復黎城即等直抵廣南擒拿阮惠

黎維祁又一籌莫展據孫士毅奏自黎城至廣南二

千餘里設站運糧即項內地十數萬人夫權其輕重

似覺非宜詳見戰屬國逆臣付彼勦官軍遠域命齊

旋此大征討安南本非利其境土今黎維祁重廣封

雖現在遠窺未獲完為彼國逃奔罪致封剪逆安

邦乃該國王所應自勉者中朝兵力斷無久駐其地

代為搜緝之理且夷衆甫經安集官兵在彼久稽未

免心生疑駭亦非體恤新造小邦之道因明白宣諭

令孫士毅妥為安頓撤兵事宜或代為巡設邊防全

其嚴立卡汛將大軍全行撤回並諭雲南領兵提督

高太經一辱王幾世難自立安南近代以來自黎維

體班師祁又不能自立其難以圖存已可概見是以班師記

中既有所會謂天厭其德亦未可知子亦惟敬

天厭之手合奉

天

孫士毅奏阮惠侵逼黎城黎維祁復遁官軍撤回

鎮南關詩以誌事

廣南眾忽逼城闔私遁維祁復棄民

孫士毅收復黎城遵旨冊封黎

維祁為國王後因即降旨令其撤兵以完此局不意

日內接到孫士毅奏正月初二日黎維祁思至軍營

稟稱聞阮惠等有糾眾前來搗奪黎城之信孫士毅

與許世亨正在分兵前進奮力勦殺而黎維祁已即

携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驚慌逃散無復堵禦之策

孫士毅因黎維祁潛逃未便仍駐黎城即帶兵先四

至市球江據佔北岸以待大兵之撤中朝因黎氏臣

服已久世篤恭順見其毋妻故闕未敢誼難坐視隨

命孫士毅馳赴廣西就近籌辦節據孫士毅奏撤諭

安南各鎮目及厥民人等無不聞風響應該督復力

肩重任自請統兵出關予以所見甚正是以降旨允

行及該督與提督許世亨出關後屢次先捷未及一

月已即收復黎城遵旨冊封中朝守小存亡之道已

為協至是以降旨班師乃孫士毅意在貪功或冀阮

惠來投不即撤回致有此意外之事而黎維祁一聞

音信先已遁去是伊自棄其民當亦氣數使然無可

如何祇可迴軍一方伯深憐致命兩戎臣孫士毅係

者耳總統大員

見形勢稍迫自應審量進退以全國體據奏業已回

至鎮南關內惟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因追殺

阮惠臨陣捐軀深為可惜許世亨前封于爵因加恩

即令伊子承襲其張朝龍等並令一體從優議卹以

勵忠

一為甚矣寧宜再

天所厭乎絕望人

予前此所降班師諭旨及班師記中
有或者天厭黎氏之德不加復佑

之語彼時以黎氏近代鮮有自強之君而黎維祁又庸懦無知不能自立據孫士毅曾奏克復黎城復封為王之後諄諄告以用人守邦之要當知自勉而黎維祁將以為煩苦是以料其將來或者不為上
天佑助無意中有此語孰意今日竟相符合似有先兆者然予惟奉若天道栽培傾覆一本大公豈敢予天之所棄而必欲助之使復興耶今黎維祁已同伊母子先後逃進關內斷無再膺封爵之理因命孫士毅孫永清將伊母子家屬移至廣西省城撥給房屋酌與口糧俾資養贍等於編氓亦可謂恩施無收養給資等不當自慚興滅付虛陳
己矣

五

安南阮惠進表悔罪投誠歸順既允其請詩以誌

事

除逆扶危師有名辱王仍自棄其城一臣振旅堪稱

智二將捐軀可惜貞

安南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
一旦為阮惠所侵逼除逆扶危

在我之師原為有名無如黎維祁不能自振既為之復其土疆襲其封號乃見阮惠復來仍即棄國內投予去冬所云天厭其德之說如捧左券猶幸孫士毅始雖不即進班師之旨繼尚振旅而還無損國威尚為深識大體惟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臨陣捐軀堪為軫惜然已優加爵賞亦足以償其忠貞

之志

聲罪不難致我討審幾原可登其誠

阮惠復至
黎城自知

罪過重大屢次款關悔罪乞降孫士毅俱不允為戎泰及福康安調任兩粵阮惠懼其威名益加震懼再三籲懇並諭其國內如遇天朝人經過加意照料伴送進關茲又遣其親侄阮先顯親至福康安處責表納貢冀求降附據福康安奏稱察看阮先顯顯服畏感情形溢于詞色之表至表內詳叙黎阮構衅始末並無敢有抗拒官兵之心且其登覆縛送戎害提鎮之人語意委婉尤為誠敬得體而表末復聲明此時先令阮先顯連京代躬瞻觀俟其國事稍定阮惠於明年八月萬壽之前即當親身入覲閱其情詞洵屬出於至誠等語因思國家德威遠播調兵聲討正復何難但彼既悔罪行忱出於忠悃審度事義亦可曲

六

加鑒有正不必為其已甚因即開誠布公賜以勸諭恕其前愆肅其新機在天朝光明正大之心中外所當共喻也明年詣闕親輸服乃可加封示寵榮
阮惠此大
乞降可以
舍其罪矣惟所稱願附藩封恪修職貢一節必待明
年親身詣闕方可錫以封號俾得長沐寵榮是以現
在所進貢物概令給還亦必俟其明年親身呈進方
可收受此又國家體制所關不容輕易者耳

至避暑山莊即事得句

蹕啟雲開愜眾情
觀寶稼總荒生山莊避暑一朝
至驛路無塵七日晴
仍此宵衣及盱食
深予保泰與

持盈昨年斯畫安南務竟得歸降錫宴并

去歲安南內訌之由實因黎氏近代無能自立陪

臣鄭氏世執國柄漸成跋扈阮惠弟兄藉詞伐鄭

侵據黎城於是黎維祁出走而其母妻敬闕求救

黎氏臣服本朝百數十年最為恭順誼難坐視因

命孫士毅率師聲討未及兩月為之恢復疆土賜

印襲封天朝之於黎氏可謂恩誼兼盡者矣詎意

黎維祁復國後一籌莫展而國家亦豈能以內地

兵力久為戍守予是以上冬已有

天厭黎氏之論因即降旨班師乃孫士毅翼幸進取未

即遵旨撤師以致阮惠復來而黎維祁復棄國投

奔內地益以知

天之所廢非人力之所能強興也惟是孫士毅振旅而

還雖尚無損國威而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

臨陣捐軀深堪軫念隨令福康安調任兩粵相機

籌勦既據福康安奏稱阮惠屢次進表悔罪投誠

且稱將戕害提鎮之人俱即誅戮并云伊當親詣

闕廷待命惟因立國之初實有未遑先遣其親侄

阮光顯來京謝罪稱伊於明年子八月萬壽前入

覲慶祝因以乞封福康安又奏其畏懼恭謹之狀

實屬出于至誠等語予因思國家於新疆回部金

川諸處開地二萬餘里何有於安南最爾小邦前

次進兵本非利其土地況安南氣候地暖多瘴與

緬甸相似審度事興無難寬宥且黎氏為

天之所厭予亦惟當奉若無違斷無復令黎維祁歸國

之理爰是開誠布公賜阮惠勅書允其所請并令

阮光顯道經桂林目睹黎維祁難髮易服情形以

堅其向化之誠福康安昨奏阮光顯約於月內起

程計七月下旬可到山莊迴憶去歲於此籌辦安

南之事而今歲萬壽令節阮光顯竟得與蒙古王

公台吉等同入筵宴此誠

昊蒼眷佑事機悉臻大順之驗耳

降旨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詩以誌事即書賜之

三番耆武匪佳兵

子自即位以來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俱荷

天彌子衷三歲大功實以順機蒙佑而

成非運兵威利土地也

昨歲安南重聲有征無奈

九

復黎黎厥德爰教封阮阮輸誠

光平奉求於明歲入觀恭祝八旬萬壽因

以乞封茲接聞謝表有憑假封號鳩集小邦之語情詞真摯深為嘉子因即降勅封為安南國王俾得世

守土疆永為藩服

守封疆勿滋他族傳子孫恒奉大清幸沐

天恩欽久道不違日監凜持盈

補詠安南戰圖六律

有序

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為之

圖補詠近體而序之曰

安南戰圖非如伊犁回部金川臺灣之始以戰而

終以成功也非以戰成功則可弗圖而圖之者實

緣我將帥之臣軍旅之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銳更

有抱忠捐軀者不為之圖以紀其績則予何忍且

阮惠之悔罪乞降原因有征斯亦未嘗非始終一

事耳夫有征無戰尚矣戰而有成功次之

子自定伊犁平

回部勒金川以至近日戡定臺灣之役皆經指授機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取以成此數大功蓋戡亂

十

伐舉雖言假武則雖不能無征無戰而俱獲成功要皆天心佑順乃克臻此

成而復

變又終於不戰而成功其事當較於戰而成功者

為勝焉

阮惠復至黎城黎維祁仍棄其國可謂變出不意然予調福康安為兩廣總督仍將

集兵聲討迨阮惠再四籲懇又遣親往阮光顯詣福康安處責表求降福康安察其情形實出至誠

然後據情入告予因思黎維祁不能立國既微天心厭棄而中朝又不利其土地即使集兵聲

討亦不過歸於降服而究未必即服其心則何如此之不戰而屈者發於中誠歲功寧眾轉為大順

之機是更足以見

天心

是豈人力所謀乎

天也藐躬臨莅五十四載受

天之佑不一而足而於安南之事復不戰而成功則予之所感激

鴻貺益深敬畏者當何如間嘗論之使孫士毅收黎城之後即能銳師至廣南獲阮惠乎又如孫士毅遵旨早班師雖無許世亨等三將之捐軀將未至我境而黎城復失其能不旋師以救之乎又如孫士

士

毅亦同三武臣之捐軀沙場則士毅乃督戎重臣傷國體為大不得不與師問罪是誠加兵無已時矣且許世亨委曲護令孫士毅振旅而還使已亦同歸則更有說乃仍捐軀疆場其知方有勇為常人所不能每一道及為之落淚嘉尚至孫士毅非不知朕之獎勵功臣賞延後世設亦捐軀則其公爵必世襲罔替人誰不死且本欲衝鋒致命追聽

許世亨之言以國事為重寧歸而受朕之罰而朕

豈肯不諒其心加以罰哉是二臣者其事不同而心則同茲事機之會總戎振旅以歸三將令藩國立祠酬忠且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

吳運旋轉默為呵護豈予一人思慮所能及哉自茲以後益深敬勤靜待

士

天恩六年歸政夫何敢更生別念乎此補詠安南戰圖之什所由作也

嘉觀訶訖之戰

孫士毅出鎮南關在諒山分兵兩路一由枚坡令叅將張純等至嘉觀路會齊一由江漢令總兵張朝龍等徑趨三異柱右等處嘉觀屯聚多人一聞大兵勢威望風驚逸而不從亂之土官

率領土民數百人俯伏投順自此經過嘉觀奮

力勦殺或踞而降或抗而殲或擒而戮迨至訶

訖地方山谷峻隘適張朝龍截其去路會合夾

攻勦殺不可勝計

河邊求救恤諸覺

安南數代以來被陪臣鄭氏世擅國柄阮惠藉詞伐鄭旋即佔據黎

城以致嗣孫黎維祁出走至上年五月內嗣孫之母妻眷屬奔至廣西水口關外沿河地方號呼求救臺

臣以聞子憐其恭順本朝百數十年即降旨從優撫恤並令督臣與師致討大義所關事非得已

主

外王師事有征禁旅不須七萃發總戎惟帥兩驍兵

初孫士毅奏請素有威望重臣督率新兵勁旅至彼征勦予以道路寓遠揀發稽時且該督素稱賢能深

堪倚任提督許世亨亦才猷夙著因即命統原駐各關隘廣西兵四千名又添調一千名及檄調廣東兵

五千名共足一萬之數令總兵張朝龍兩維昇等分領前進而第一戰悉將張純等即有嘉觀之捷勦殺

無數先聲持危治亂原出正軍食壺漿多順迎螳臂

那當大車輟嘉觀一戰赫先聲

三異柱右之戰

總兵張朝龍統兵三千名內分一千五百名令

參將張純帶領從嘉觀前進張朝龍帶一千五

百名從三異統至柱右等處夾攻殲戮奪獲米

糧軍械無算生擒兵弁一百餘名而副將慶成

另帶兵三百名伏於附近柱右之額繼地方生

擒已降復叛之陳名炳解赴軍營正法尤強人

意

師行二黨叩營門巢近一首逃負恩

初孫士毅抵鎮南關偏將諒山

首潘啟德來降其協鎮陳名炳因見撤文甚為悚懼亦即情願順歸孫士毅加賞給劄令其回糾義勇隨

兵嗣阮黨吳初寄信哄嚇潘啟德不為彼誘而名炳旋即逃回黎城被阮惠拘其妻子仍加任用柱右之

戰即名炳領兵前來抗拒既降復叛情實難宥正旅偏軍窮列寨右抽左旋

去勦蠻村 張朝龍至三異柱右文界地方正在營聲見對面山坡兵衆蜂擁前來該鎮率領

將弁及張純所帶兵兩路夾攻獲番多米胥資飽是

沿連村寨放火焚燒勦殺甚衆繫寇長纓那許奔 孫士毅更

令度或領兵三百餘名潛赴要路攔截生獲騎馬者三人而陳名炳即在其內似此反覆之人不致有逃竄賤洵誠喜國威延世將名勲思克有元孫成高祖孫思克國初屢著勲績有此元孫可謂無辜家聲

壽昌江之戰

總兵尚維昇副將慶成等帶兵兼程前進五鼓至壽昌江時值重霧瀰漫阮兵猝不及防傷死不計其數餘衆擁命逃竄擠斷浮橋我兵所竹

五

編筏刻即奪江而前無不餘勇可賈

三江橫亘此為脣固守羣櫻最要津垂霧定方掩牙

帳渡瀘卜漏失重垠阮家滿擬大兵由一路前進是以設寨屯劉希載官軍糧運不

料大兵各路俱進無從掩襲因退保壽昌市球富良

三江以為堅拒之計及尚維昇與慶成等連夜帶兵

一千二百名兼程前進五鼓抵壽昌江岸乘霧賊戰

浮橋既斷立即所竹編筏迅刻渡江奮勇進剿阮家所恃之險已奪其一自此遂成破竹之勢擬之唐蘇定方乘霧襲頤利牙帳宋趙通計破瀘戎卜漏恃險事頗覺攻堅志銳已奪魄欣竹編槎可當去輪將領相類

前驅衆軍奮嘉其同是漢軍人尚維昇乃國初所封平南王尚可喜之後裔與慶成同係漢軍此輩奮力均堪嘉予

市球江之戰

官兵抵市球江阮衆蟻聚南岸頗有自高壓下之勢以是連日衝奪不能得利孫士毅佯令義民搭蓋浮橋令總兵張朝龍夜半於左邊暗渡抄出彼營之後喊聲震地大兵亦由浮橋渡江

六

夾攻勦殺數千生擒五百餘人

遇險應知襲後攻諭馳未至不期同先是子念三江之阻馳諭孫士

敷當地利相持不能連進之處可于上下游密探間

道沿渡如田豐之乘間襲河南李愬之夜半攻蔡城

出其不意當能制勝此言未刻之前孫士毅奏

市球江之捷竟與諭旨不期而合可稱能事統軍

素悉田豐策勇將偏饒李愬雄臨下據高彼頗熾出奇制勝我成功官兵駐劄市球江北岸地形低下勢難仰攻阮衆見我兵不得地利自高壓下屢從浮橋及所駕小船衝襲前來我兵紫筏緩不濟急孫士毅與提督許世亨相商令官兵一面排

列多礮隔江攻打並令義民搬運竹木作搭蓋浮橋
欲渡之象一面驅探左邊二十里之外江勢湮曲為
阮家耳目所不及之處密令張朝龍帶兵二千名于
夜半用竹筏及農家小船裹帶乾糧陸續渡河復令
李化龍以兵五百接應於是官兵度已潛渡有恃無
恐勇氣倍增而張朝龍暗從彼營後鳴喊排牆而進
阮眾不知兵從何來魂膽俱失棄寨奔逃大兵黎城
遂即渡江分路進剿此兵家出奇制勝之道也

將近兵威鼓衆志維揚企績崇

富良江之戰

富良江乃黎城門戶阮眾見官兵將至將大小

老

船隻收至南岸江心施放鎗礮我兵不能迅速

孫士毅察看阮兵勢漸潰亂令將弁用農家小

船及竹筏於日間勦殺江心兵衆而於次日五

鼓許世亨率二百餘人直至彼岸彼於昏夜之

間不辨兵數窘迫無措繼而我兵搶奪數船更

番濟渡痛加勦戮并燒沉江心船艘十餘隻全

軍渡江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遂開城出降不

攻而克

門戶黎城曰富良彼雖固壘衆倉皇數舟獨入真稱

壯既勇知方深惜臧

官兵至富良江許世亨覓小農船及竹筏率兵二百餘人徑渡

彼岸繼又搶奪船隻更番派載官軍其勇壯之概真為起衆及阮惠復來孫士毅尚復領兵身先衝敵幸

而許世亨力為勸阻並令武弁控騎過行於是孫士毅振旅入關不致有損國威而許世亨仍即致命謹

場似此勇且知方之賢臣能不倍加惋惜復國一王仍棄守立祠三將示

留芳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臨陣捐軀國家固已從優議卹賞延於世並令阮惠於安

大

南立祠以祭而阮惠奏請官爵封諡即於彼處建立祠堂垂芳表代此更足以酬獎忠魂矣至阮惠再四

籲求伏罪降降實出真誠揆度事機忠屬合理正當從其所請赦過加恩事以順成不越佳兵之戒矣

酬忠撫順遵王道無事佳兵兆吉祥

阮惠遣姪阮光顯入覲賜宴之圖

黎維祁復國後不能自立一聞阮惠復來又即

逃奔內地

天厭其德誠非虛語予惟奉

天曷敢違越不值復興兵衛彼復國也嗣據福康安奏

阮惠再四籲懇悔罪歸順出于至誠予亦不欲

為已甚因即允其所請撤兵阮惠先遣其親姪

阮光顯入覲輸悃並稱明歲當親詣闕廷祝釐

因以乞封昨接表文嘉其情詞真摯急欲得天

朝封號為榮遂即敕封為安南國王茲阮光顯來

至山莊正屆萬壽節令其一體與宴用示恩榮

光

誰能不戰屈人兵戰後畏威懷乃誠黎氏可憐受

天厭阮家應與錫朝禎今秋已是親姪遣明歲還稱躬

已行似此輸誠外邦鮮嘉哉那忍靳恩榮

新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遣陪臣進貢並稱明年三

月起程入覲詩以誌事適唐張謂戲贈杜侍御送

貢物詩在側即用其韻

阮光平新膺封號恭進謝恩貢物並本年例貢一

分念該國王出於至誠若不賞收未免阻其誠悃

因降旨將本年例貢一分留抵下次正貢以示體

恤並傳諭沿途督撫於該國王經過時待以賓禮

用昭優眷

孚意君臣事不難誠肫那藉設盟壇

阮光平開福康安調任粵東因

再四籲懇輸誠有罪並資送內地弁兵入關又為提

督許世才總兵張朝龍尚維昇等建立祠宇以瞻前

干

烈今歲萬壽節前光顯親姪阮光顯來至山莊祝嘏

乞恩並稱伊子明歲親來瞻覲慶祝八旬萬壽嘉其

恭順肫誠因即降勅書頒給新印封為安南國王茲

據福康安等奏阮光平揮吉拜受封爵歡忭難名既

具表陳謝復遣陪臣賞進謝恩貢物並本年應進朝

貢是其恭事之心實屬真摯異於藉設盟壇勉受朝

命者

今歲阮光顯至山莊

來朝壯闕親而近弗異南邦衣與冠

即令服其本國衣冠入覲明歲阮光平來京

班接諸

出鹽鐵論

王鄰雁列筵開八月享雞寒

羊港雞寒

賢藩貢悃殊

侍御紀實卿憑信史看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避暑山莊陸見詩以賜之

瀛藩入祝值時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伊古未聞來象

國勝朝往事鄙金人

明正德間安南黎德之臣葉登庸通其主明興師討之踰年

師不出登庸遣代身金人遂封為郡統其後德孫維澤奔英茂洽都統亦遣金人復封為王是時明代既

不能致彼入朝而為金人以代為有賄貨之機其行事殊為可鄙

九經柔遠祗重譯

嘉會於今勉體仁武偃文修順

天道大清祚永萬千春

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請並詩

主

賜之

丹誠萬里近瞻依惇史全無寧渠

去聲稀不肯有更頒

鳳詔却欣無意乞鶯衣

阮光平來山莊瞻飽最為恭謹予亦甚憐之彼且感恩額

請遵從天朝衣冠蓋嘉其誠惇因賜紅寶石頂三眼銅黃褂以示優寵然予前此未肯有旨令其更易本

國服也 清涼取適嘉應允典禮如常慎莫違

今春加恩已賜阮光

平黃輅玉帶茲既應遵天朝衣冠於山莊筵宴之日並即令依皇子所用金黃色蟒袍四圍龍褂賜之至

進京朝賀之日典禮所關仍命用該國衣冠以昭體制止念該國王係一國之主彼國臣民所具瞻若欲

葉登庸更使國服飾轉非予意所嘉詎曰一家單父

因令詳志宣諭以示恩禮兼至

子各外藩蒙古王公貝勒等今皆為予子孫輩君臣恩誼不啻家人父子前阮光平來謝表又有君為

師為父之語伊具有天良脫誠所發予亦不忍外之也

海邦奕葉永禎祺

御製文

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為國王功成班師之記

已

安南內訌始末及命師為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

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主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

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絕禮

亦宜之是蓋奉

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號

名者原非一姓也

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為王其後黎桓李公極陳日熈黎季犛黎利莫

登庸黎維澤連相篡奪六

百八十餘年固非一姓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

正統者率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既復嗣孫重封其陷於

賊之土地以次傳檄而定

孫士毅出關由諒山一路進兵直克黎城復封黎維

祁為國王阮惠等已逃回廣南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處壯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洋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居之廣南原為占城國地並非黎氏境土二賊

窮蹙竄歸廣南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官

軍裹糧以進設臺站以運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而安

重刊

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繞萬餘而臺站

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護外小邦

為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且既已為之

興滅繼絕則彼之竄寇應付彼平之夫以國家之力

抵廣南執二醜亦優為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殆佳

兵不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來鮮有能

為自強之君或者

天將厭其德乎夫

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定亂班師

以知退或者不違

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為記

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敬觀

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跋錄

高

御製戒之在得之諭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末事為之

記曰我

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固建堂於避暑山莊其義其

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山莊因有緬甸歸

順之事不無為之喜無何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

王之奏則又不無為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

有所失喜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更

慮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克首未擒弗屑費中國之力為藩國掃蕩擒渠因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即逆克復擾黎城則固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或有所擒獻而又未曾謹設防以致逆克席捲而來我師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幸而孫士

五

毅全師以歸尚不致有傷國體然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焉夫興滅繼絕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乎故予不答孫士毅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能體皇祖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於永久弗替云爾

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恙自昔安南事之成敗而在戒予畫安南事之喜懼大端已見前弗贅茲因孫士毅陞見熱河而此事亦去歲駐茲所經理也故誌其詳而書之

蓋黎維祁之庸昏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復據安南向固言之詳矣

黎城初復使黎維祁累奮發有為自能力敵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

五

班師或預為設備亦不致阮惠率數萬眾忽至黎城而據之事固有相因而至者詳見向所作書安南始末事然使孫士毅即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來是不過無傷我官軍之事耳但甫經興滅繼絕之藩國視其仍滅而弗救可乎則是師猶無了期也茲黎氏實因

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罪王朝震悚悔過

求降並請詣闕乞封

阮惠後據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再三于孫士毅處悔罪乞降孫

士叙不為轉奏亦屬得體及福康安到彼既患知易
威望重臣自必問罪益加震悚送還留滯之兵額求
來歲詣闕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並先遣其姓阮
光顯于今歲萬壽前來山莊乞加恩宥權量輕重既
于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為已甚予宿志也蓋
黎氏既為天所厭而中朝與其再興兵後何若
允其請封以成此息兵安眾之美然此皆斯則不勞
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臻此大順耳

師而寧眾與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二鎮捐軀行陣
國家酬庸自有恒典朕且責其於安南立廟崇祀亦
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匹

主

矣壯士臨陣非死即傷領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
毅則總督而為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為則所繫
國家威重者其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世亨左

右其間必令督臣全師而歸

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帶兵身衝行陣開許世

亨力為勸阻且使武臣控騎過行必令督臣全師入
關無損國家威望世亨原捐軀異域實屬深識大體
賢臣以此倍加嘉憫孫士毅原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亨之正

論寧全師振旅歸闕請罪是皆以國為重予嘉憫不

已不啻不以為非而且以為是也夫子臨御五十四
載經大事屢矣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即予
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力也

天也

天之眷予者獨厚不忍言報惟恐弗勝即此納降安南
一事恐後人未悉輕重久長之至計故復叙而書之

文